

# 一脚踩进泥地里

□杜冰怡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25级

今年7月,我第一次去怀集。那几天热得不讲道理,风从车窗外灌进来时都是烫的,吹在脸上像有人拿吹风机对着你烘。车驶进了怀集地界,路两边开始出现大片大片的水田,稻子已经黄透了,沉甸甸地垂着穗,风一过就晃出一层一层的浪。

我们安顿好之后,便往凤岗镇镇政府走去,主任和书记在那里等我们。圩镇不大,一条主街走到头也用不了多久,两边是些日杂店、小食店,门口坐着几个老人摇着蒲扇聊天。主任从办公室里迎出来,她话不多,冲我们点了点头后就说:“走吧,先带你们去个地方。”

我们跟着她七拐八拐,来到村口一片空地前。满地金黄的玉米粒铺得满满当当,在七月的太阳底下晒出一股干燥的、有点发甜的香气。主任从旁边递过来几把竹枝扎的大扫帚,笑着说:“帮个忙,把这些扫成一堆。”我握上去的第一感觉是:真沉。每扫一下,玉米粒都哗啦啦地响,摩擦着水泥地面像在下细密的小雨。

## 抽屉里的钥匙

□张珈硕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土木工程2022级

举家搬进市里这天,母亲让我整理房间。

写字台最下方的抽屉阻塞难开。费力拉出,木屑与灰尘在光柱中飞散起来。抽屉中无非是几张发脆变黄的稿纸,丢进垃圾袋,便见到仅剩的一把黄铜钥匙。

钥匙冰凉,带着一股金属的锈味儿。拇指摩挲上去,手上的油脂让古槽泛出金色的光泽。我从小就有舔舐钥匙的习惯,便用舌尖抵住钥匙,发觉它开始变得温热,同时,舌尖传来阵阵痒感与微微的咸腥。

我拿着这把钥匙走进另一间卧室,抬手示意正在忙碌的母亲,对她说要去一趟外祖母家。母亲慢步向我走来,揉捏了一下我的肩膀,轻声交代了几句,我点头牢牢记下。

初中以前,我常常随手将钥匙放在外祖母家的鞋架上,饱餐过后便信步离开。外祖母总是埋怨着追出来,拍拍我的头,递给我落下的钥匙。这似乎成为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游戏,直到她渐渐

弯着腰扫了十几分钟,我的后背已湿了一片,汗顺着下巴往下滴。旁边一个大叔推着手推车过来,拿铁铲把扫好的玉米一铲一铲装进麻袋,动作干脆利落,装满一袋就往车上码。我扫了半天竟还没他装得快。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那个笑我现在还记得,不是笑话我的意思,是那种“慢慢来,不急”的温和。

那是7月10日,我们下乡的第一天。第二天,主任又来了,带我们去一处稻田割水稻。我从来没下过田,换了插秧袜站到田埂上,一脚踩进泥地里——凉意从脚底猛地渗上来,泥巴软绵绵地包裹住脚趾,虽然隔着袜子,还是有一种缓慢的、不容拒绝的陷落感。拔脚的时候,泥地发出“啾”的一声,像什么小动物在底下吐了个泡。

有人递来一把镰刀。我握着它,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用它来割那些水稻。旁边的同学教我用左手反手拢住一把稻秆,右手镰刀贴着根部斜着往下拉。我试了第一刀,没割断,稻秆在手里晃了两下。第二

刀用了点力,割断了,但切口歪歪扭扭的。汗又流下来了,这次不是热的,是急的。

割了几下之后,我开始注意到稻秆上那些粉红色的东西,一团一团粘在上面,像草莓味的棉花糖,鲜艳得扎眼。后来才知道那是福寿螺的卵。那些粉红色在正午的阳光下亮得有些刺目,和脚下的泥、手里的稻秆放在同一个画面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突兀。我盯着看了几秒,收回目光,继续低头割。

田埂那头传来轰隆隆的响声,原来是一台脚踏打谷机。一个阿姨正踩在踏板 on 忙活。

机器看起来很有些年头了,铁锈和谷壳混在一起,阿姨踩一下踏板,滚筒就呼呼地转一圈。我们几个人把割下来的水稻一捆一捆抱过去递给她,她把稻穗塞进滚筒里,谷粒就噼里啪啦地落进下面的斗里,声音密得像下了一阵急雨。我递过去一把,她接过去塞进去,踩两下,稻秆再抽出来的时候已经光秃秃的了,整个过程不到十秒。阿姨什么都没说,只是在每次我

们递稻穗过去的时候都抬头笑一笑。她脸上全是汗,但手一直没停过。我站在泥地里看她重复了几十次,忽然算了一下:我们十来个人割了一上午,可能只是她往年一个人两三天活。

7月17日,离开怀集的前一天傍晚,我又路过村口那片空地。苞米已经收完了,地上只剩一些碎屑和几粒掉落的苞米粒,在夕阳底下泛着浅金色的光。空荡荡的水泥地看起来比来的时候干净了许多。我竟然开始有点怀念第一天扫苞米时那种笨拙的手感,还有扫帚划过地面哗啦啦的声响,以及大叔那个“慢慢来”的笑。

回程的车上,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袜子。洗过两遍了,脚趾缝那个位置还留着一圈浅褐色的泥印,怎么搓都搓不掉,像是那片泥地在我身上留了个小小的、不肯走的记号。

我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妈。她问:“体验生活了吧?”我思索片刻,敲下一行字:“嗯,但远不止一场体验。”才七天而已,那种脚趾陷进泥地的触感,却好像一直都在。



风景线  
图新华社

## “九大行星”变成“八大行星”已过去20周年 冥王星还能再次回归行星吗？

□蝌蚪君

20年前,冥王星被“踢”出“九大行星”之列,20年后,这场争论重回大众视野——冥王星还能重新回归行星之列吗?

2006年8月24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第26届大会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正式定义什么是“行星”。从这一天起,我们熟悉了几十年的“太阳系九大行星”变成了“八大行星”——那个曾经排在太阳系最末尾的名字“冥王星”,被归入了一个新的类别:矮行星。

2026年4月,NASA局长公开表示支持“让冥王星再次成为行星”,希望科学界重新审视这一问题。不过,截至目前,IAU在2006年制定的行星定义并没有改变,冥王星仍然是一颗矮行星。

20年后的今天,我们该怎么看当年这场变动?

### 冥王星为什么不再是行星？

1930年,美国天文学家克莱德·汤博在亚利桑那州的洛厄尔天文台发现了冥王星。当时,人类对太阳系外侧的认识还非常有限。天文学家通过观测发现,冥王星是一个会在星空背景下缓慢移动的遥远天体,于是它很

快被认为是太阳系的第九大行星。这个身份保持了70多年。

1978年,天文学家发现了冥王星最大的卫星——卡戎。这个发现让科学家能够更准确地测量冥王星的质量,结果发现,冥王星其实非常小,直径只有约2370千米,比月球还小。20世纪90年代以后,天文学家陆续发现,在海王星轨道之外的区域柯伊伯带分布着大量冰质天体,它们和冥王星一样,都在太阳系遥远的外侧绕太阳运行。

1992年,天文学家发现了第一个后来被确认属于柯伊伯带的天体之一,此后类似发现越来越多。到了2005年,天文学家又在柯伊伯带发现了阋神星(Eris),它的质量甚至比冥王星还大。问题来了:如果冥王星是行星,那么阋神星是不是也应该算?如果阋神星算,那么其他大小相近的柯伊伯带天体呢?

于是,为了准确判断到底什么样的天体才算行星,2006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给出了三个条件:第一,必须绕太阳运行;第二,自身质量足够大,能够依靠自身引力克服物质的刚性,使自己达到近似球形;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条:必须清空自己轨道附近的区域。

这里的“清空”并不是说轨道附近必须一颗小天体都没有,而是指一个天体要在自己的轨道区域拥有明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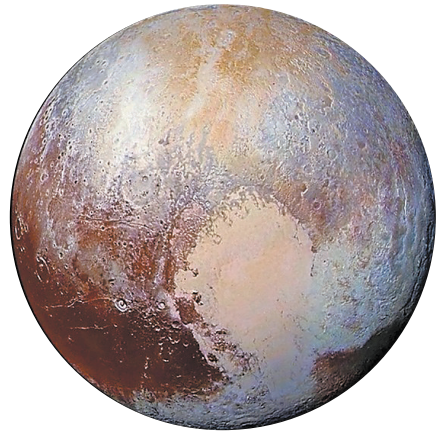
动力学主导地位。冥王星却没有足够的质量在自己的轨道领域取得动力学主导地位,它没能满足第三个条件。于是,冥王星被归入矮行星类别。

### 修改分类的意义：科学没有永远不变的答案

“九大行星”已经被人类使用了70多年,为什么不能继续用下去?因为科学分类是人类为了描述和理解自然界建立起来的工具。当前的证据出现、原有分类越来越难以解释现实的时候,分类当然需要调整。

冥王星的故事,其实不是第一次发生。19世纪初,天文学家曾经把谷神星、智神星、婚神星、灶神星等天体都当作行星。但后来,火星和木星之间发现了越来越多类似的天体。如果把它们全部称作行星,太阳系的“行星名单”很快就会变得越来越长。于是,天文学家逐渐意识到,这些天体更适合作为一个新的类别——小行星。行星数量再次减少。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聚集区域,也被称为小行星带。

科学家修改分类当然不是随便决定的。恰恰相反,分类标准需要经过大量观测、讨论和论证,并尽可能形成可以被其他研究者理解、检验和使用



2015年“新视野号”拍摄的冥王星资料图片

的共同标准。实际上,争论从未完全消失。因为随着人类发现越来越多的系外行星,“什么是行星”这个问题还会变得更加复杂。2015年7月14日,美国“新视野号”探测器飞掠冥王星,人类第一次近距离看清了这颗遥远的矮行星。结果发现,冥王星并不是一个简单、死寂的冰球,那里有巨大的氮冰平原、高耸的冰山、复杂的地表结构,还有稀薄的大气层。这也说明:“行星”只是一个分类标签。“是不是行星”和“有没有科学价值”,根本是两回事。

在冥王星被降级20周年的今天,关于“冥王星究竟是不是行星”的讨论恰好给了我们一个重新理解这件事的机会。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我们看到的世界越来越清晰,描述世界的方式自然也会越来越精确。这也正说明科学知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不是一套永远不允许修改的答案,而是一套能够根据新证据不断更新的认识体系。

(来源:蝌蚪五线谱 公众号)

### 大学文苑

## 蒲扇轻摇

□朱亚妮 湘潭大学2024级新闻学1班

有些快乐太过单纯,有些言语太过质朴,有些事就算过了许久,也仍然会在记忆长河中奔流,有些人就算早已消失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之中,却依旧让我们刻骨铭心。

蒲扇,一般是用完整的蒲葵大叶晾晒压平制成。通常选取蒲葵树向阳长势好的成熟大叶,叶片宽大、筋络厚实。在晴天时,连同长长的叶柄一起割下,直接将叶柄当作扇柄。采回来的蒲葵叶需要正反交替暴晒两到三天,晒至叶片由深绿变成浅米黄色。接着,用厚重的木板将整齐叠放的叶片压实,静置几天,保证扇面的平整。下一步便是最关键的环节,按照标准的扇形轮廓,裁剪多余的边角。最后,只需要用棉布或竹篾锁边即可。整套工序看着简单,可要做出聚风不漏、轮廓规整、品相美观的蒲扇,全靠十足耐心与长年累月打磨出的手感。

我虽没能习得这门老手艺,家中却有一位心灵手巧的外公。竹篮、背篓、簸箕、扫帚,寻常竹草器物经他之手都能编织得有模有样,小小的蒲扇自然不在话下。外公特意为我做了一把尺寸小巧的蒲扇,我总忍不住逢人便拿出来炫耀。听别人夸赞我外公手艺精湛,我就会觉得外公是无所不能的英雄。

一把蒲扇、一畦稻田、一群玩伴、一碧晴空、一徐清风,孩童时脑海关于夏日的全部图景就是这些了。而记忆里激动人心的画面,竟是大家携手捉住了一只蝴蝶——一把小小蒲扇不仅能扇风,还能变作“捕蝶网”。我们高举蒲扇,在渐西金黄的稻田中穿梭,只为追赶一只翩飞的蝴蝶。矮小的身影在稻穗间

若隐若现,直至将蝴蝶逼迫到一个角落。大家迅速围拢来,已经有人用蒲扇微微内凹的那一面罩住已经筋疲力尽的蝴蝶。但最困难的不是将蝴蝶箅到扇下,而是怎么将蝴蝶安全地转移到玻璃罐中。考验手速和反应能力的时候到了,每个小伙伴都目光如炬、蓄势待发;一位准备挪开手中的蒲扇,另一位已握紧手中的玻璃罐,弓步半蹲地缓慢贴近,还有一位是把控局势的后备力量,要手拿另一把蒲扇,站在稍远处,时刻关注蝴蝶的动向,不给蝴蝶逃跑的机会……现在回想起来,小小的我们那时便已明白同心协力的智慧。

然而岁月终于慢慢将童年快乐的甜味冲淡了。后来道道田垄被推平,水泥封存了往日的稻田,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记忆中只剩下你我口中的“小时候”。小伙伴们也早已散了,没有一句告别,就成了记忆中的名字。偶尔有长辈提起,才知道我们早已在不同的角落奔赴着截然不同的前程。而外公做的那些蒲扇,曾经觉得怎么也用不完的蒲扇,可能被儿时的我非常慷慨地送人了,又或许被淘气顽皮的我塞进了哪个不经意的角落,反正现在只剩下一把“独苗苗”,安静地躺在同样闲置落灰的缝纫机上,似乎也被时间淡忘了。

但它们从没有消失,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我的内心深处。每当夜深人静,城市的喧嚣渐渐退去,那些记忆就会悄然浮现。它们像是老照片,虽然泛黄,却依然清晰。那些简单的快乐、那些纯真的友谊、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都成为了心灵最服帖的慰藉。

### 征稿

“花地·校园”版面向广大学生征稿。  
稿件要求作者为在校学生,内容、体裁不限,每篇不超过3000字。  
来稿请投稿邮箱:hajs@ycwb.com。  
邮件请注明“花地·校园”字样,内文中务必留下作者所在院校、班级等详细信息。

### 前沿发现

○科学家还原1.65亿年前鸣虫超声波通讯音频

我国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任东团队联合国外多个科研团队日前发表论文称,通过对内蒙古宁城县侏罗纪时期化石鑫斯的研究发现,化石物种奇异曲阿博鸣鑫的载波频率可达20.5kHz,首次证实距今1.65亿年前的中侏罗世已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超声通讯类昆虫。

任东团队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合作,于2012年首次复原了内蒙古道虎沟中侏罗世一个鑫斯物种——悦耳古鸣鑫的鸣叫声。此次最新研究成果不仅首次证实昆虫超声波通讯已在侏罗纪时期出现,还完整重建了史前森林鑫斯群落的声音,科学再现了1.65亿年前的虫鸣。

此前学界长期认为,超声通讯类昆虫是应对蝙蝠捕食而演化形成的。该项研究首次明确了超声通讯类昆虫的演化比给新世蝙蝠早出现超1亿年。专家还发现,该区域9种化石鑫斯的鸣叫声频谱范围异常狭窄,即为纯音。纯音会降低捕食者对声源的定位能力。这说明,侏罗纪早期哺乳动物已经具备一定高频听觉,但其中耳结构对纯音的方位分辨能力弱。侏罗纪鑫斯演化出纯音鸣唱,是对抗捕食者窃听的关键演化适应。

任东说:“该研究建立起中生代昆虫—哺乳类双向声学选择新理论,完善了陆地动物听觉、发声协同演化体系。”

○地球与月球间的“信息高速路”通了！

近日,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全球最大纯电动飞机首飞,27分钟电力成本仅5美元

瑞典哈特航空的X1技术验证机日前从美国纽约州普拉茨堡国际机场起飞,最高爬升至335米,完成滑升、起飞、爬升、空中机动和降落等完整飞行流程,历时27分钟。这是迄今实际完成飞行的全球最大纯电池驱动飞机。

此次飞行中,X1全程仅靠电池,其电推进系统输出功率超过1兆瓦,而整次试飞消耗的电力成本约5美元,

约合人民币33.8元。据称,哈特航空将较低的能源成本视为推动电动航空商业化的重要优势之一。X1此次首飞,确实把纯电池驱动飞机的体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证明了纯电池驱动已能在接近商用客机的规模上工作。不过,电动航空能否顺利推广,仍面临技术挑战。

(江海 整理)